

上海詩書出版社

丹香書坊

尋找舊夢

銀西

# 寻我旧梦

鯤 西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我旧梦/鲲西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7

(开卷书坊)

ISBN 978-7-5326-3403-3

I. ①寻… II. ①鲲…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2115 号

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杨 凯

### 开卷书坊·寻我旧梦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 000 1/32 印张 6.625 插页 4 字数 85 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403-3/I·137

定价: 2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9213456

# 目录

序

自序

- |     |              |
|-----|--------------|
| 001 | 哀方言          |
| 008 | 惟陈言之务去       |
| 011 | 新年试笔         |
| 017 | 评价新文学,谁主浮沉?  |
| 023 | 一天中最静的时刻     |
| 027 | 书缘:一个外国作家的书房 |
| 031 | 斯大林之死        |
| 034 | 今人不识王仁堪      |
| 036 | 陈寅恪先生诸事之一    |
| 040 | 陈寅恪先生诸事之二    |
| 044 | 陈寅恪先生诸事之三    |
| 050 | 怀冯友兰先生       |
| 053 | 含泪怀周雁        |
| 055 | 记翻译家主万       |

- 059 记徐梵澄
- 063 怀元化
- 069 读《清园谈话录》
- 075 清华园感旧录
- 080 西南联大五十载记梦
- 094 我听过张佛泉的课
- 098 海藏楼日记拾零(一)
- 113 海藏楼日记拾零(二)
- 123 严复故居
- 130 林旭之死
- 141 鸿雁迟迟  
——记上世纪初一个英国妇女  
在中国的经历
- 159 福州繁胜录
- 166 Tally 咖啡馆
- 178 像读宋词那样喝咖啡
- 185 我所知道的南京电影院
- 189 关于胡适
- 193 破解之破解

# 序

躲 斋

鯤西老嘱我为他的《寻我旧梦》作序，我不知如何是好。严格地说，我是他的晚辈，忘年之交。五十年前，我们相识于一场惊天地的“阳谋”之后，在一个堪称“炼狱”的场所，但作为“鬼神”，却未曾“泣”，反成了庄子笔下的涸辙之鲋，相濡以沫。惜不久即分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得重逢。那时，鯤西已值古稀，而我也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从此常相往来，谈古论今，海阔天空。然这近三十年的交往，虽颇密切，却很少言及个人，所谈大抵是学术，文史之外，兼及书画、音乐。如涉及往事，鯤西谈得最多的是“清华—西南联大”诸位大师，如陈寅恪、潘光旦、冯友兰、吴雨僧；此外是一些闽籍人氏，如郑孝胥、严复、林旭等。

这是有缘故的：因为清华是鯤西的母校，他对母校有深厚的感情，是他挥不去的“旧梦”。所以他笔下的“清华感旧”，不仅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而且时时流露出深沉的感喟，如在怀冯友兰先生的文中，云，“今日还有几人怀思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师？”即其一例。所以，这不仅仅是追寻旧梦而已。

鯤西是福建长乐人，对郑孝胥的关注，或许是一种故乡情结，但更重要的是：郑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不可忽略的人物。郑孝胥唆使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的“皇帝”，并以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兼军政部总长的身份与日本签订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日满议定书》，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大事。鯤西老之所以潜心于《海藏楼日记》的研读，既缘于海藏系闽人，更缘于史事之辨明。虽云“拾零”，并不系统，然足以启人思考。

关于《红楼梦》，这也是我们常谈的话题。鯤西老说：“这是我的杂学。”所谓“杂学”，是指非其本业。原来他在清华大学时，读的是社会学系，师

从潘光旦先生。然而他爱好文学，明清的《金瓶梅》、《红楼梦》，英国的莎士比亚、劳伦斯的作品，是他一读再读，乃至百读千读的“典籍”。于“红学”，他很赞赏俞平伯的某些见解，推崇俞的贡献，自己亦有深切的体验，发而为文，皆中肯綮，这在此集中可以窥见。

其实，鲲西老的“杂学”并不止于文学，他于明清的史事、人物，如袁中郎、吴梅村；于西欧的音乐，如贝多芬、勃拉姆斯，以至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都有甚深的研究，精辟的见解，著有《吴伟业》、《听音小札》。只是本集中没有涉及，这里就从略了。如果读者有兴趣，不妨找来一读，自当不以我这话为虚夸。

拉杂写来，实在不像“序”。然浅学如我，在前辈的书前，能说什么呢？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上海九亭

## 自序

高阮匆促离去，他原是寅恪先生指定的助教。大约两三天后忽来一短简，只说何不取《歌德对话录》一读。于是我立即去河南路商务印书馆，请老师傅立即取出。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是近邻。反右时房屋尚存，不知今天这建筑还保存否。歌德的一句重话是“在哲学以外也有一个立场，就是健全的常识立场”。正是靠这一句话，我度过无数的风风雨雨。当你看见一个老师被学生打倒在地时，师道至此，你不必引经据典，正是常识告诉你这是不正常的。歌德又说要想做些事：“最后要限制自己”，“使自己孤立是最大的技术”。这就是说要想做些什么自己想做的事，要避免心有旁骛。于是歌德又说：“人可能达到的最高的东西，便是惊异。”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在我很幼小时听我的舅父讲《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在我幼小

心灵中便感受一种惊异的感觉。同样你还会遭遇到露出惊奇眼睛的小孩。假设一个人喜爱音乐而且专心致志,贝多芬的交响曲的某一句乐句会使他不自然地感受到心灵的触动,这便是在听音乐中常会感受的“惊异”。我喜欢露出无限惊奇的眼睛,特别是女孩子的眼睛。

歌德还特别注意前人的影响,就我而言这是有许多方面可说的,纪德的转向无疑是最受震动的,其后他又有回答。译文似出于戴望舒之手,但蒋君蕙华却是从日文看到的。其次对我有影响的是英国作家 E. M. 福斯特,我想说的除了小说以外的散文,尤其是晚期的《为德谟克拉西两呼万岁》意是不能三欢呼。这里纪德的转向似乎被福斯特的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所掩盖。在哈佛开的音乐讨论会上,福斯特享受殊荣,作为非专业者应邀参加。他在会上作了《批评存在的理由》的专业讲演。在这篇冗长的讲演中,作者中心的一句话就是作家在创作中往往是下意识的。当完成时如梦初醒,甚至连奥斯丁对她自己的杰作《爱玛》也会惊呼:“我怎

么会写出这部杰作？”这就是歌德所谓的“惊异”。在奥斯丁《傲慢与偏见》这部屡屡搬上银幕的小说中，我最欣赏 Darcy 致信这一句话“Madam!”，因为所有细节尽在不言中。

在我，写书评是一种冲动，但结果文却变成了就是我平素所写的这种文章，集内不少文章正是这样。这里还特别要提《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给我怎样一种震惊。并非要求惩戒。人们常说文章是从往昔记忆中来的，你的所见所感不正是这里形成各种不同风格的文章吗？我希望在“我的杂学”这一栏里会讲得更清楚。毫无疑问，我在河南路商务旧馆买的《歌德对话录》也未能幸免灭顶之灾。如今我用的正是台北商务的繁体字本。时间的颠倒正形成这本寻梦集的文章的多样化。是为序。

## 哀 方 言

客从故乡来，说故乡事，对于我这个离乡数十载的人，听故乡事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我的家在福建东南福州市，旧属闽侯县治，如今是福建省省会。地处亚热带，适宜于种榕树，所以在福州城内外多能见到合抱十数围的老榕树，盘根结枝，是这里的一个景观。生于斯，长于斯，虽然早早出外读书，但从没有忘记自己说的一口纯粹的福州话，乡音无改，自古而然。可是在来客欢悦的谈话中，却被告知福州话亦即福州方言正濒临灭绝的危险了。我感到惶惑，心不由得往下沉。

在我十五六岁时，一位也在外省任职的长者这样对我说：“我们福州方言包含有最多古音古义，譬如炊具炒锅，惟独福州话叫鼎，鼎是古代的食器，如今出土陈列在博物馆的鼎，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古代作为食具的鼎。”风雨数十载过去了，长者也久

已作古,但言犹在耳,我从没有忘记。难道我所熟悉的极富有表现力的家乡话真要消亡了吗?

这或许是历史的进展使然,如今我们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度,人际的交往没有比现在这个时代更频繁的了。这就需要一个为全国人民都易接受的共同的语种,而不具有地方色彩的普通话自然是首选。所以普通话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语言,甚至是一种代表中国的官方语言,是历史演变的结果亦即历史大势所趋。

反之,地方语言被淡化以致消失,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另一原因是它遭受人为的扼杀。这种扼杀所呈现的方式是以行政手段实行干预,从而使地方语言边缘化。譬如禁止在学校使用方言,这就是至少在福州这一地区压缩方言最严厉的举措。以致最后在家庭之内的成员也讲普通话,方言失去了它的活力以及最后这块阵地。人们并不低估普通话所占有的优势,但方言的灭绝意味着我们将失去我们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一份。

但是,同样在福建地区并不全是这样,闽南话

在漳泉地区是通行无阻的,而且也不妨碍人们用普通话与外省人进行商业交易。福州方言是极端的案例,因为它承受了太重的行政干预,造成濒临灭亡的危险。在其他方言与普通话并存的省份,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即年青一代已不能说纯正的地方语言了,上海即其中之一。方言正面临着灭绝,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此处不能详论,但人们应当具有这样的预见。多年前我从近人黄氏《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读到章太炎《新方言》的片段,其中说福州话“一”读石音云云,文太深奥,这里不具引。很幸运地,我从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搜辑到许多则有关福州话和与其相关的习俗的小文,正因为多为外省人所写,所以弥觉珍贵。其中署名立励的《闽东的特色食品鼎边》尤隽永可读,作者是在福州邻县连江吃到这种大众化的美食,时代变化,鼎边糊已非昔日可比,其实做法很简单,鼎烧热放汤,加入廉价的海产品,已制好的米浆从鼎边浇入,入汤即熟,是地道的大众化的点心。此作者云,或称鼎边为锅边即失去原意,“因为闽东称大锅为

鼎,这是方言保存古义的一个实例”。话说得极好(文见二〇〇八年五月七日《新民晚报》)。又是这位有心的作者,也是在连江,看到他所不解的一件器物,文云:“见到不少商店门口擦着口径约二十厘米、用杉木制作未加油漆的小木桶。”经问当地人始知是蒸饭的木桶。其实这种蒸饭的步骤很简单,米先下锅,煮滚后捞起,米汤其实极富营养,但却作泔水不用。木桶铺纱布,米铺在上,关键在锅底铺竹制隔层,木桶即放在上面,以此蒸出的饭特别好吃。这是极古老的炊饭。《世说新语》卷四夙惠第十二节引如下:“宾客诣陈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与太丘论议,二人进火……炊忘著箪,饭落釜中……饭今成糜。”云云。按箪,竹制,使木桶与釜中水隔开,不加箪,饭自然入水变成粥,糜即是粥。引此一则,是说明方言与习俗的密切关系。至今闽东仍有部分人家保存有这样一种古老的煮饭方式,而方言也是和生活方式密切关联的。

福州方言形容女子妩媚弄姿,读音如诸侯的侯,字实无贬义,因为即使小女子过分活泼的亦可

称侯。我久久不明其字,后读明人笔记始知实是鲨(音侯)字,鲨属水族,雌体大雄体小,雌常负雄,因此雌雄不分离,以是人称之为鲨媚。《文选》左太冲《吴都赋》并见此字,注云雌负雄行,渔者取必得其双。这就是福州方言所以形容女子弄姿为鲨的由来了。现代科学发现鲨到地球的时间比恐龙还早,约在四亿年前。恐龙灭绝了,而鲨却神奇地留存下来了。往时每到夏天福州都以鲨炒蛋佐餐,却不明白常常说的形容女子的侯(媚态)实是鲨字。

每一地区都有该地区的民歌,而民歌实际上是方言的派生物,方言消失了,民歌也同样不再存在了。民歌是历史和文化的沉积物。无数的生活在海外的游子正是以背诵幼时学唱的民歌寄托他们的乡思。我至今仍读唱幼小时学的民歌,如“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横塘”,以及“真鸟仔啄菠菠,三岁孩儿会唱歌”(此处“真鸟仔”实指男孩的器官),等等。当海外游子重返家园时天真地以为还可再为家乡创作一种新的民歌,但如果福州方言已不再通行,他们会感到失望。用一位海外作者的

话说,民歌是“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人文潜在力,是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无形的文化资产”。在福州,今天的儿童已不能讲纯粹的本地方言时,又怎能期望他们喜爱如我们小时唱的那些悦耳的民歌呢?民歌的生命是方言赋予的,方言式微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福州方言今天的遭际所显示的又一悲哀。

语言不只作为人类之间交流的工具,这是卢梭和人类学家们早已指出的了,语言还包含着记忆的特性,这是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事物的称谓是这种内涵之一。两年前我又是在《新民晚报》“圆台面”这一栏目读到一篇令我欣喜若狂的小文章《爱上拌面》(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日)。作者署名李建珍。拌面到处都有,但福州的拌面不同,因为是用切面晒干,吃时下锅,由这种切面下的拌面特别有吃口,因为有筋头。这位女性作者以她生花的笔写她如何爱在家中吃这种拌面。在福州都有一种各家相同的口头语,大众都管爱吃米粉面或切面的小辈叫面傻。小文勾起我的无限感慨,当然也有欢